

乌篷船

□ 谢俊芬

我的故乡在三汇镇。曾经，三汇河里荡漾着乌篷船。

三汇河里的乌篷船有别于江浙一带的，它的顶篷是铁皮而非竹编，使用发动机而非木桨。或许，它少了江浙乌篷船的艺术感，但它承载了上世纪90年代初乡人敢冲敢闯的精神。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的乌篷船需投资1万元。那时候的万元户为数不多，人们宁愿下海打工也不愿耗资1万元于乡下，但狗娃这样做了。

大抵因为如此，三汇河里仅有两条乌篷船，一条飞龙村狗娃的，一条苗耳山牛毛的。

每每秋季晒干了新谷子，爷爷总会装一麻袋，趁着赶集日坐着乌篷船去卖。刚晒干的谷子黄灿灿的，有股清香的味道。

“又卖谷子打酒喝，你那胃值钱哟，就你懂得享受。”奶奶埋怨爷爷。

“给你买二尺花布，再称二两冰糖，黄亮亮的冰糖。”爷爷抽口旱烟说，“只挣钱不花，有啥意思呢？”

爷爷弯腰，背起鼓胀如猪肚的麻袋，朝沟底的三汇河走去。爷爷走了两步，总会回头大声喊我：“芬儿，赶集去。”

听见爷爷叫我赶集，我欢快地蹦到爷爷跟前带路。

“狗娃那船窄，你上船慢点，谷子沉……”奶奶追着爷爷叮嘱，“船靠稳了你再上去，别惊惊慌慌地，快不了几步……”

“啰嗦！”爷爷假意凶了奶奶一句。

赶集日，清冷的苗耳山喧闹起来，牵小猪的“啰啰”地唤着，小猪崽儿蹬着4条短腿奶声尖叫着不愿走。相较之下，背着大鹅的人们轻松一些，大鹅伸长脖颈探出背篋，悠闲地四处张望……清晨，人们在河岸边等待狗娃。有的爬坡上坎累了，就坐在地上歇息，抽几口旱烟。

狗娃把乌篷船摇到河岸边，纵身跳到岸上放噪吆喝：“上船，上船，到三汇场吃炒盘……过午哟……”

爷爷背着谷子，跳上船头，船头摇晃，爷爷与谷袋跟着晃。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心想：要是从这船缝滑下去了，是不是能看见河底的大鱼？爷爷说这段河叫滩梁子，这里的水幽蓝，深不见底。

爷爷和院子里的田爷爷坐在船舷，爷爷裹了叶子烟递给田爷爷。田爷爷缓缓吐着烟圈儿，与爷爷谈着谷子与玉米。

孩子们坐在船舷上，伸脚踢打着河水，河上飞起一帘水

幕。船过黑桃洞时，慢悠悠地晃过竹林。爷爷告诉我：“黑桃洞很长，据说延伸到了忠县城。打仗那年月，战士们就躲在里面。”

田爷爷吐出一口烟神秘地说：“那洞岂止能躲避敌人，还有更悬乎的。以前的人像蛇一样，蜕一层皮就年轻一岁，人老了就钻进黑桃洞蜕皮，那样就能长生不老……”

我听得又惊又怕，但总觉得听不够，摇晃着田爷爷的臂膀，要他讲人是怎样蜕皮的。他惊慌失措地对我说：“不讲了，你会游泳吗，这船怕是要翻了。”

我顺着田爷爷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船舷离水面仅一线高。

对面牛毛的乌篷船“突突”地迎面开来，掀起一阵水花，河水溅进船来，溅湿了孩子们的衣裙。船头堆满了谷子、麦子、胡豆，人们牵着猪、羊、鹅坐在后舱。船太沉，一浪掀来，船晃悠着，船舷几乎要没入河里了，我望着跌荡的河水，紧紧地抓住栏杆，惊恐得不敢说一句话。

狗娃熄了发动机，让乌篷船随水飘荡。爷爷斜依着栏杆，远望着墨绿的苗耳山抽着旱烟。田爷爷看着那飞溅的河水、



倾斜的船舷以及惊恐的我，微笑着说：“浪来了船就熄火顺浪漂，翻不了，别怕。”

爷爷在三汇场卖了谷子，沾了酒，说要给我买双草鞋。我一百个不愿意，心想：女孩子穿什么草鞋呀？多丑呀！没曾想，爷爷买给我的竟是有点小贵的水晶凉鞋。当然，爷爷也没忘记二尺花布和冰糖。

狗娃不喜酒，称了二两猪肉。在那三月不知肉滋味的年月，狗娃逢集必买的二两猪肉可馋了不少人。狗娃的乌篷船不仅让他有肉吃，还让他最先有了砖房成了家。后来，因为安全因素，乌篷船被取缔了。

三汇河里少了乌篷船竟让人心里空落落的，生出一丝忧伤来。它走了，但它总会固执地摇晃着我梦来。那晃晃悠悠的岁月和那晃晃悠悠的喜悦，总会在梦中晃晃悠悠地飘香。

（作者单位：忠县拔山中学校）



忠州，一种向上的力量

□ 向建国

两会上的期盼
充满激情，蓬勃向上
一个个精彩的片段
蓄积着忠州人前行的力量

乌杨新区高耸的铁塔
寻着春天的脉络
把希望直插云端之上
临港新城的呐喊
在岁月河岸和时间的掌心
依次写下建设者的背影、脸庞……

我把渔舟和白云放在湖心
身边的三峡橘海
在春色氤氲的芬芳里
借着花果同树的缘
在田野、在院落
在媚眼处，翠绿的枝叶
望着远方，从容生长出
田园综合体的日子和向往

行驶在理想和现实的路上
涌动的春潮像时间写下的诗章
我们在生命的长度上刻下记号
负重拼搏，初心不忘
忠州处处泛起春光

沿着花香和光亮袭来的方向
天空已然变得俊朗
每一粒谷穗都在饱满
每一滴雨露都在绽放
忠州，努力生长，生长
生长出一种向上的力量
（作者单位：忠县乌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

宁河揽月情更浓

□ 成守敏

我喜欢你和我在一起
看宁河揽月
逛巫咸古城
醉大宁河畔夜宵
赏食客们的心事

你可以牵或不牵我的手
我的心跳不会为谁加快
我的脚步甚至会放慢一点
迷一样的河烟含黛
将我的心也绷紧了一点

酒杯你端或不端
桌上的气氛依旧热火朝天
你来我往，推杯换盏
火一样的宁河夜市
热情地将我灌醉

一世的缘绕不开这一河碧水
你一直在岸的那边翘首
斜影轻轻地浅落河中
无论我怎么伸出有力的双手
也捞不起你青春的模样

此岸彼岸之间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我看到，远远望去
天地之间拥抱着如盘的月
有山有水有圆月
有情有义巫溪人
（作者单位：忠县农委）

坚定不移护生态 因地制宜谋发展

坚定不移护生态 因地制宜谋发展

□ 戴三七（作者系忠县籍在外人士）

其实，朱万玄一直等着黎天成前来。一开门，便迎了他们三人匆匆而入。在客厅问明情况后，朱万玄脸色凝重，立刻喊来了管家朱孚来，吩咐道：“你连夜出去，在我的铺面和厂子里找十几个精壮的伙计来。从此之后，他们就是天成和雷先生、王先生的贴身护卫了。”

朱孚来连声答应着，又问了几句：“表少爷怎么会一到忠县就惹上仇家？老爷，要不要报警？”

朱万玄没有搭腔，看了黎天成一眼。

黎天成略一沉吟，问道：“那个警察局长冉庆标和牟宝权的关系怎么样？”

“他是牟宝权在忠县最得力的臂膀。”朱孚来答道。

王拓马上抢话而道：“那就更不可报警了。”

雷杰冷哼一声：“为什么不报？我们就应该堂堂正正地‘报’他一下。”黎天成双

盐战·上部

（摘录）

□ 李浩白

手一按，沉着而道：“今晚我遭到偷袭，你俩遭到骚扰，很明显都是‘武德励进会’的人干的。牟宝权有‘武德励进会’的背景，你俩先前也都知道。所以，你俩试想一下，报警后，冉庆标会怎么做？”

“至少应该派几个警察来保护我们，我们也正好可以发作一下。”雷杰愤然说道。

“假如派来的那些警察正是他们的‘耳目’呢？假如他们就是故意制造这个机会来就近监视我们呢？”

雷杰张了张口，一时无言以对。

听到这里，朱万玄朝朱孚来摆了摆手：“孚来，不要耽搁了，你快去找那些伙计来。我觉得朱子正、朱六云这两个伙计不错，让他俩当‘护卫队’的队长。”

黎天成也沉吟而言：“雷

杰，你明天上午就给这十几个伙计办理加入三青团的手续。他们便是我们在忠县发展的第一批团员。今后，他们随同我们进进出出，也好有个名分。”

“好。”雷杰认真地点了点头。待到朱孚来离去之后，黎天成才向朱万玄叹道：“舅舅，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看清楚传说中的‘笑面虎’长的是什么样了。”

朱万玄知道他说的是谁，冷笑了一下：“你们大张旗鼓地来忠县削他的权、夺他的势，他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一个党部、一个团部，两尊‘门神’压在他身上，你让他怎能再像从前那样一手遮天地贪赃枉法了？他当然恨死你们了。”

雷杰往茶几上重重地擂了一拳：“‘武德励进会’的人竟是如此卑鄙，那就休怪我们今后对他们不客气了！”

王拓双臂抱胸，冷笑道：“牟宝权他们既是这等浅薄狂躁，王某倒觉得不足为惧了。”

“舅舅，你觉得牟宝权的行事风格一向是这般粗鄙吗？”黎天成向朱万玄认真问道，“你在忠县多年，应该比我们更熟悉他的伎俩。”

“这个不好说。牟宝权曾经当过刘湘的参谋，素来工于心计，使狠耍横倒不是他的特色。”朱万玄徐徐说道，“不过，白天在‘会仙楼’，你们冯处长、黄处长对他一味咄咄相逼，只怕已激起了他心底的无名业火也未可知！但他今夜这般偷袭、骚扰，的确是落了下乘，倒与他平日的阴险毒辣大不相同。”

（未完待续）

